增长的换轨与文学的归位
——解读《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》

本刊编辑部

Track-Switching of Growth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: An Interpretation of *the 2025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*

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is Journal

一、三个“慢下来”的数字

报告开篇是一组非常客观的总量：营收574.72亿元，同比增长15.99%；作品4395.41万部，增长4.40%；用户6.46亿人，增长1.20%。三个数字放在一起，落差就出来了：营收增速是作品增速的近四倍、用户增速的十三倍。五年间，营收翻了一番，作品增至4395.41万部，用户增至6.46亿。三条线都在涨，斜率完全不同——营收年增速在2024年冲到29.37%后回落到15.99%，作品增速从11.19%掉到4.40%，用户增速只剩1.20%，网民渗透率57.42%，比上年还低了0.16个百分点。

这是整份报告最要紧的一件事：网络文学的用户池基本见顶了。五年净增1.86亿人的高增长，在2025年收缩成约800万人的微增。行业不再能靠“更多人进来”做大蛋糕。

那这一规模从哪里来？据报告数据推算，单用户营收贡献从2024年的约78元升至约89元，增幅约14%。增长主要不是“人多了”，而是“每个人身上变现得更多了”，再加上IP交易带来的版权收入。报告用“降速、减量、提质”概括这一转向，措辞克制，含义明确：规模扩张的旧模型到期了。而“提质”目前还是目标，不是既成事实——营收增速领跑各项内容指标，恰恰说明价值的主要增量不在文本内部，而在文本外部。这是

理解2025年的前提。

二、订阅退潮之后，谁在为文学付费

营收结构的变化比总量更值得细看。574.72亿元中，订阅159.95亿元，占27.83%；广告274.49亿元，占47.76%；版权117.01亿元，占20.36%；其他收入23.27亿元，占4.05%。

把三年放在一起看，趋势近乎断崖：订阅占比从2023年的37.38%、2024年的33.17%降至27.83%，两年跌去近10个百分点；广告从40.23%升至47.76%，接近半壁江山；版权从17.80%经14.38%回升至20.36%。按报告数据推算，订阅收入由2024年的约164亿元降至159.95亿元——不是增速放缓，而是绝对下降。

订阅是什么？是读者掏钱买下一章、下一本书。它是网络文学近三十年里最朴素也最硬的一种评价机制：读者用钱投票。广告是注意力的折价，版权是下游买家的定价。当后两者合计占到68.12%，行业的裁判权就发生了位移——从读者手里，部分转移到平台和买方手里。

这个位移会改写写作。免费阅读看停留时长与完读率，短剧改编看前三集留存，共同点是要求更快进入冲突、更密地给出刺激。“黄金三章”正在变成“黄金三秒”。长线连载的耐心成本上升；中腰部作者的广告分成又不如订阅透明，收入分化很可能加剧。

这里必须指出报告的一处空白：它给出了行业营收结构，却没有给出作者收入结构。九万余部改编、274.49亿元广告，最终有多少回到写作者手上？这是下一份报告最该补上的数据，也是评论界最该追问的。因为文学的生产关系，归根到底由“谁付钱、付给谁”决定。

也不必把订阅下降读成读者的背叛：版权占比回升，说明好故事在下游更值钱，头部作者议价能力增强。问题只在收益能否回流源头——若IP红利只停留在平台与制作方，写作就会退化为“原料供应”。

三、供给的“三巨头”与读者的“新口味”

报告有一句话写得很客气：“网文平台内容供给与用户偏好存在一定偏差。”偏差

有多大？供给端，古言现言25.07%、都市职场24.49%、玄幻奇幻12.16%，合计61.72%，长期占六成以上。需求端，2025年用户偏好前三位是玄幻奇幻、悬疑推理、新类型小说（二次元、同人、轻小说等），古言现言仅列第六。而供给最重的古言现言与都市职场，恰好是读者偏好里排第六和没进前五的——这不是“一定偏差”，而是一条越拉越宽的缝。

缝是怎么来的？报告自己给出了线索：2025年平台短剧题材中，都市类46.01%、言情类27.59%，合计73.60%，与网文供给的前两大题材几乎完全一致。因果链很清楚——下游的改编偏好正在向上游传导。什么好改，就多收什么；什么多收，就多写什么。久而久之，“改编友好度”成了看不见的审稿标准，编辑打开一部稿子时，心里先问的可能不是“写得好不好”，而是“能不能改”。

这才是题材问题的实质：不是读者口味变了、作者跟不上，而是产业链在替读者做选择。都市与言情改编成本最低、场景最现成；玄幻、悬疑、新类型，要么特效贵，要么设定复杂，要么圈层窄。读者想要的与产业能消化的，不是同一张菜单。

所以我们对报告“引导用户需求”的提法持保留态度。需求当然可以引导，但如果引导的实际效果是让读者接受现有供给，那就把因果说反了。更该做的是修复供给的多样性：给悬疑、科幻、新类型更好的推荐位与改编通道，让类型创新有路可走。

类型不是货架上的标签，类型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份契约。契约一旦被简化成“题材加爽点配方”，类型就死了，剩下的只是配方。

四、作者在老去，读者在年轻

2025年平台驻站作者3373.02万人，比上年增加逾11%，看似“全民写作”的继续。但报告诚实说明了增长来源：跨平台注册活跃，以及短剧、动态漫等关联业态创作者被部分平台纳入作者管理。这11%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统计口径的扩张，不是写作人口的扩张。

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另两个数字：作品总量只增4.40%，人均作品数从1.39部降到1.30部。注册的人在变多，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同比变多。3373万这个数字里，有大量“注册了、写了一部、离开了”的一次性作者；

真正持续更新的活跃作者规模，报告没有单独给出。

年龄结构也在说话。作者中26—45岁占54.89%，比上年提高7.14个百分点；19—25岁从29.77%降到24.04%；18岁以下只剩2.73%；笔龄5年以上者合计50.68%。这支队伍在变老、变专业、变慢。好的一面是职业化程度提高，“写完一本再写一本”的人多了，精品化有了人力基础；坏的一面是青年入场者减少。

而读者那头，19—25岁占比从24.72%升至26.90%，60岁以上从4.94%升至5.89%——按6.46亿用户计，后者已接近3800万人。读者在两头扩张，作者却在中间沉淀。19—25岁读者占比上升、同年龄段作者占比下降5.73个百分点，这个“代际错位”报告没有明说，却可能是未来五年最要紧的结构性风险。

原因不难推想：写作的即时回报在削减，短剧、直播、AI工具分流了年轻人的表达欲；日更数千字、长期不断更的门槛却近乎苛刻。新人入口变窄，类型创新能力随之衰减。而“新类型小说”在读者偏好中升至第三，说明需求端已在年轻化——供给的中年化与需求的年轻化，迟早要在文本上碰面。

五、IP的延长线，AI的加速度

2025年IP改编量91392部（种/次），同比增长9.78%。增量来源换了：2024年主要靠有声读物，2025年主要靠短剧和AI漫剧。这个替换很关键——有声是文字的延伸，短剧与漫剧是文字的转译。前者扩大阅读，后者替换阅读。

“文字—视觉—消费”的链条基本成形。这是产业意义上的成熟，也是文学意义上的风险。当一部作品在动笔时就被默认为“待改编”，它的叙事会向视听语法靠拢：场景要可拍、冲突要可视化、人物要能被演员承载。那些只在语言内部成立的东西——反讽、留白、叙述者不可靠的声音、句子的节奏——会被悄悄削掉。

出海的数据更亮眼：海外市场69.83亿元，同比增长45.03%；出海作品93.31万部，增长24.26%；单部收益约为国内的5.72倍。欧洲排名持续攀升，日韩重回前三，玄幻奇幻首次超过古言现言成为出海第一题材。报告专门剔除了无关的纯短剧、漫剧收入，这个校准值得肯定，也提醒我们：增长里有业态出海的成分，不能整体读作“文学出海”。

5.72倍的效率差解释了很多事：出海是一门“单产生意”，只要把头部与长尾翻译出去，单位收益就远高于国内。AI 翻译正好压低了成本；93.31万部里有多少是 AI 译出的，报告没有拆分，但“AI 翻译对扩大出海总量和覆盖范围发挥了显著作用”已说明了量级。

风险也随之而来。玄幻居首，说明海外读者对强设定东方幻想接受度最高，但接受度高不等于理解得深。当“中国故事”被简化为修仙、武侠、宫斗的符号，出海就容易滑向奇观化；真正困难的，是让写当代中国人日常经验的作品也被读懂——那是“文化折扣”最重的地方。

AI 已全面介入内容生产、翻译出海、运营传播，也带来同质化、洗稿侵权、语料版权三重挑战。我们想再推一步：AI 把“写出字”的成本压到近零，却把“让人相信这些字是人写的”的成本抬到极高。未来稀缺的不是产量，而是可追溯的原创性——署名、版本、修改痕迹、语料授权、改编链路，这些文本之外的东西会变成文学价值的一部分。

因此，有三件事应尽快成为行业惯例：其一，发表与出版环节建立 AI 使用披露，说明用了什么工具、用在哪些环节、人的贡献在哪里；其二，版权合同单列语料授权与 AI 衍生条款，别让“训练”成为一笔糊涂账；其三，评论从文本批评扩展到过程批评，看版本、看修改、看创作日志，而不只看成品。

最需要警惕的，是用 AI 漫剧的产能逻辑倒推内容标准。当“日产百集”成为可能，上游文字就会被要求按分镜的规格生产。文字一旦只为被拆成镜头而存在，文学就失去了最不可替代的部分——那种只有语言才能抵达的内心。

六、刊物应该记录什么

报告把2025年的特征归纳为三条：价值驱动、IP 生态转型、AI 全面介入。这是产业语言，准确，但不够。作为一本以“中国网络文学”为名的刊物，我们更关心背后的文学后果：评价权在转移，类型在收窄，作者在变老，原创性越来越难以证明。这些变化很慢，不会出现在下一季的榜单上，却会在五年后的文学史里显形。刊物的位置，就在这些慢变量上。

我们准备持续观察：订阅退潮后的作

者收入与分配、改编对上游题材的锁定、AI写作的披露与原创性认定、出海中的“中国性”、青年作者的第一道门槛。

我们也期待下一份报告补上四组数据：活跃作者而非注册作者的规模、作者收入分布、作品的有效阅读寿命、AI参与创作的比例。没有这四组数据，“提质”就只能是一个形容词。

574.72亿元是一个行业的体温，不是它的心跳。体温可以测量，心跳只能倾听。当数字最热的时候，文学刊物的工作，是去问那些数字回答不了的问题——比如，这一年里，有多少句子是新的；有多少人物，是我们此前没有见过的；有多少年轻人，还愿意坐下来，慢慢写完一个故事。

附记：本文所据《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》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于2026年10月15日在第九届中国“网络文学+”大会上发布，数据基于31家企业及约3万名用户调研，区间为2025年1—12月。文中订阅板块2024年收入、单用户营收贡献等为编辑部据公开数据推算，非报告原文。中国社会科学院2026年4月发布的同名研究报告采用“阅读市场”口径，其502.1亿元、5.26亿用户等数据与本报告不可直接比较。